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MINGJIA MINGPIAN  
JINGDIAN YUEDU

# 亲情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

名家名篇  
经典阅读  
JING DIAN YUE DU  
青春版

国家教育部、中央电视台

联合主办的《开学第一课》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#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

## 亲情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情与梦想 / 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编. —2版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6.1  
(开学第一课)

ISBN 978-7-5387-5055-3

I. ①亲… II. ①开… III. ①世界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6752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付娜

助理编辑 吕天

装帧设计 孙利

排版制作 尹爽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。

## 亲情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---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[www.shidaicn.com](http://www.shidaicn.com)

印刷 /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178千字 印张 / 12

版次 / 2016年1月第2版 印次 /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7.80元

---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一个母亲·····         | 沈从文 / 001            |
| 外婆的旱烟管·····       | 苏 青 / 028            |
| 爆 肚·····          | 苏淑阳 / 034            |
| 祖母的季节·····        | 苏 童 / 040            |
| 姐 弟 俩 ·····       | [前苏联] 左琴科 / 046      |
| 父亲的爱·····         | [美] E·邦贝壳 / 075      |
| 爸爸错了·····         | [美] 莱洛德 / 077        |
| 母 性·····          | [日] 加藤武雄 / 079       |
| 一点儿人情味·····       | [奥地利] 艾伯特·P·豪特 / 081 |
| 伯伯，挺冷吧？·····      | [日] 西尾富文 / 083       |
| 草还会长出，孩子不会再来····· | [美] 邦拜克 / 085        |
| 两代人·····          | 贾平凹 / 087            |
| 小黄米的故事·····       | 铁 凝 / 089            |
| 羊舍一夕·····         | 汪曾祺 / 099            |
| 白鹦鹉的森林·····       | [日] 安房直子 / 123       |
| 桃金娘·····          | 许地山 / 138            |
| 金 果 ·····         | [新西兰] 吉姆·拉蒙特 / 145   |
| 我为什么握他的手·····     | [前苏联] 邦达列夫 / 147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问心无愧·····        | [美] 丁·韦德曼 / 149   |
| 有几分傻气又何妨·····    | [美] 朱迪恩·维奥特 / 150 |
| 珍爱·····          | [美] 佛曼 / 152      |
| 人生七期·····        | 高士其 / 154         |
| 给他们一片温馨的黑暗·····  | 文 洪 / 156         |
| 信 任·····         | [爱尔兰] A·鲁尼 / 158  |
| 哦! 冬夜的灯光·····    | [英] 莫里斯·吉布森 / 160 |
| 两片树叶的故事·····     | [美] 艾·巴·辛格 / 162  |
| 施舍的树·····        | [美] 谢尔·西弗斯汀 / 165 |
| 蝼蚁壮歌 ·····       | 金 马 / 167         |
| 一粒种子 ·····       | 叶圣陶 / 170         |
| 城市与乡村·····       | 邢小利 / 174         |
| 孤独的美丽·····       | 刘 乐 / 175         |
| 我与书的精神苦恋·····    | 郑 杰 / 177         |
| 活到五十岁学到的十件事····· | [美] 威尔逊 / 179     |
| 一个臭词儿·····       | [英] 兰·波西列克 / 180  |
| 儿 时·····         | 瞿秋白 / 182         |
| 昂贵的哨子·····       | [美] 富兰克林 / 183    |
| 人生的第二幕·····      | 云 弓 / 185         |
| 我的信念·····        | [波兰] 居里夫人 / 187   |

# 一个母亲

沈从文

## 第一章

### —

“在他们间居然有了孩子……”一些不很知道他们生活，又略与他们夫妇相熟的人，当孩子出世以后，是曾那样用着稍稍奇怪的意义，把这孩子出世的消息议论到的。

孩子满了周岁，外祖母远自三千里外，托了来京的便人，把许多小孩子的衣帽玩具装满一箱寄来。同时为这做母亲的女儿写了长长的信，信上充满了这老人家自觉的幸福，还用一些略带骄傲的语气，说如何把寄去的相片给了亲戚们看，如何做梦梦到这小孩子的长大成人，牵了外祖母的手走路，如何……凡是可以使老年人高兴的一切全写到了。

一对夫妇结了八年婚，对于小孩子似乎是无望了，忽然使一个人做了外祖母，这做外祖母的心情忽然增了若干孩子气是当然了。

来信的时节，正是母亲把孩子换了白色的干净衣服，放到白色藤制小卧车中，预备推向公园去的时节。草草读完信的母亲，把箱开了，一件件取出那些小孩子的东西来，小鞋、小帽、皮球、口琴、喇叭、裤褂……一面向小孩子逗着，把每一件东西都给放在小孩子手上，一刻又取去丢到一旁，一面又向站在身旁的王妈笑，奇怪乡下的老太，亏她想得到会这样那

样塞了这一箱子。

“看，小菩萨也拿来了！”说时她把一个泥佛拿在手上。

“这是送我的，我小时候就只想得这样一个泥佛玩。做梦也这样打算，到大王寺偷他一个来放到枕头下当宝物。瞧，老太太不知到什么地方得到这东西。上面有字，是庙里来的，真好笑！”

她把那小泥佛给孩子，孩子不知道这东西用处，就放到口边去。她又把它从孩子手中抢回。“嗨，这是糖吗？这也吃得吗？应当归我，宝宝，你只能玩糖做的菩萨。王妈，把这个放到我镜台上去。你瞧，这个手工，不平常，你小心莫掉到地下！”她谨谨慎慎的把泥佛交给了妈子，第二次拣出了一个球，放到孩子手上，“宝宝，你吃得下这个就吃。”

把每一件东西取出，她总用那又惊讶又欢喜的口吻，或者说“这外祖母才好笑！”或者说“这也拿来！”或者说“全是送我的，宝宝没有份！”

本来已经二十六岁的母亲，到这时只像十八岁的姑娘。远地的来信同东西，把外祖母一方面做母亲的爱全带来，使孩子的母亲也成为大孩子了。

听到外面卖花的喊花，她想起应当去公园，太晚了，太阳会大，所以才胡乱的把箱子中物件放下，推了小孩儿的车离了家。

到了公园树荫下，她望到孩子的脸，目光不忍一刻离开。

孩子一岁了，肥壮，干净，活泼，白的小脚板使做母亲的只想放到嘴边，全身都有一种香甜气息。

孩子还会咧了小小的口做笑样子，还会喊妈妈爸爸，在世界上他有他的地位，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更看不出他的渺小。公园中这几日来因为天气太热，树木都像很疲倦，园中每早都有小工拿了水龙头各处洒水。望到这些洒水人做事情形，在平时，她总想起一件可笑的事，就是小时候看求雨的人扛着草扎的龙，到人家门前，各人把满瓢的水向头上浇去的情形。她为什么只想到这件事，那是奇怪得很，因为这草龙，这满瓢的水，同自己有着大的关系在，而孩子，也有份。

不过过去的事如过去的春天，只要一成了过去，仿佛所余就只是一个梦了，所以纵孩子还在身边，孩子的小小的样貌和那种顾盼神气，都可以使母亲想起一些应当流泪的故事。但因为目前生活的平静，心情成为纯然

母性的心情，不能把另一时的事扰乱自己目下的心，见到水龙想起其余的一切，她也只当成一个可笑的联想了。

今天仍然见到小工在那坪里做事，水从龙头喷出，在朝日下成彩虹。水中有彩虹在，外祖母的信，在后面，似乎还赞美了孩子的面相。“水中有虹”，这样想，她有点儿不自在了。

信就在袋中，她把它取出重新来看。

来信说：他们说孩子叫奇生，是谁取的？他们说孩子像妈，不像父亲。孩子都说长得太好，我听到这话有一千次了，自然你可以笑我是有一千次把他的相给人看的缘故，才会听到这样多赞美。我为他到万佛林许得有愿。我为他算命，据说比他父亲还聪明。信上完全说孩子，也完全好像只有孩子口中才说得出的话，看到后来这母亲忽然站起来想避开孩子，有到另一个无人地方哭一次的需要了。她用两只手把一叠信纸扭成一根绳，走到离开小孩儿有一丈以外地方去，望着天上的白云，颜色灰败，如害了病的云在蓝天作衬的空中缓缓地飞。

缓缓移动的云像是非常蕴藉地用那飘逸的姿态，说明自己是无事不知，只不开口。聪明的人既能仰目欣赏，当能追忆过去任何时天上的云所看到地下的事。

这母亲感到孤独了。她需要援助，但更怕望那小孩儿所在的一方。

她想：这奇怪，忽然有这样心情。

她想：自己真是可怜的人，生到这世界上。

她想：这一年来是为小孩子而活；这时，为自己，所以，重新来做呆子，不快活了。

虽然怎样自己解释，用各样辩解对自己加以饶恕，用好的未来原谅了自己不愉快的过去，仍然是为一些东西咬在心上不放，有一种说不分明的苦痛纠缠。她为了设法保持自己前一时的那样心上和平，就仍然鼓了勇气走到孩子车边来逗孩子。

孩子见了母亲就笑。母亲也勉强笑。

低头看孩子的笑，在这天真纯洁的生命上，反映出的是母亲的蕴藉于心中深处的罪孽的自责。



她不能不想一些与小孩子有关的事情。

“孩子不像爸，像妈。”

她记着在糊涂情形中的外祖母这话，再去详细望孩子，她望得出许多地方孩子是既不像妈也不像爸的有另一种风度存在的。鼻子、耳、长的眼、向上略竖的眉，以及笑时口角的带媚的垂线，全是那个人。这母亲，两年前，就因为这种笑，使自己冒了一种险，勇敢的做了一些自己在另一时想来也颇吃惊的事。命运的作弄成为人们追悔的根由，一时稍稍任性，一切的事一眨眼又成为过去，不能稍稍凝固，逝去了。人事随时间逝去，仍然凝固下来仿佛做成了生命上一种嘲弄表象的就是这孩子。但直到如今，情形是那名义上做父亲的人，也似乎毫不对于他自己地位加以疑惑，因而感到苦闷的。

正因为外祖母，父亲，以至于熟人，都有这信任，没有人愿意对他自己的亲权加以一分疑惑，所以母亲才能看到这孩子长大。孩子如今是出了世的第一周年，孩子的来由，是两年前的事了。

事虽是两年前事，但她想来又像是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。

若非今天孩子的外祖母的来信，虽是纵把孩子抱在手上也不至于再去想起孩子出世因缘的。

她想起她的秘密，重新温习当时的任性的行为，对于孩子，就生了另外一种怜悯，极温柔地把孩子抱到怀中，把小手放在自己的嘴边。坐到树荫木椅上了。

一朵白云在头上过去。母亲指云给小孩儿看。

“宝宝，这是云。”

孩子就说“云”。

“云是宝宝的爸爸。”

小孩子就又说“爸爸”。

“云是爸爸。”

“云——爸爸。”

一个名字叫作云的青年在母亲印象中涌起，母亲独自做着无望无助的微笑。

她笑了，她心中，为自己这微笑感到严肃，她第二次还是微笑。

## 二

到了十二点钟，那“父亲”从一个信托公司回到家中来吃午饭了。母亲同孩子是早已转家了的。母亲仍然在孩子身边，清理外祖母为孩子寄来的那一箱各样东西。孩子坐在小椅上，拿了球又拿了喇叭，还想要葫芦。这孩子性情有一种遗传——不知节制地贪多。

父亲回来衣还不曾脱，就到孩子身边去，抱了孩子把孩子高高举起。

“呀，宝宝，什么人送宝宝的这样多！”

那母亲仍然用在公园中那意义微笑，且轻巧地说：“娘寄了一箱子东西来，早上送来的。”她把箱中物件指点给那父亲看，“这里，宝宝小帽子；这里，皮鞋；这里，短衣，绣花的，费好大工夫呀！还有这些。”她指的是一堆玩具。

“母亲真是有趣味，够她的收集！”

“还有奇怪的哩。”

她忽然想起了那泥佛。“王妈，拿那菩萨来。”王妈正预备走进房去，这母亲忽又自己争到去拿，一会儿这泥佛就在父亲手上欣赏了。

母亲把泥佛当第二孩子那样珍重，她见到孩子父亲在检查那佛座下的小字，就用着同王妈先时说到的神气，告给孩子的父亲，小泥佛如何给自己在小时增加了幻想的种种。她又说，“这是送我的，娘知道我欢喜这东西，所以才找来。”

对于孩子母亲的嗜好，孩子的父亲似觉得稍稍奇异，他望到与孩子争玩具的母亲温柔的笑。

那父亲说：

“素，我早知道你喜欢这个，我可以到庙会买十个。”

“因为是我小时喜欢的我才爱。”

“我看你从有了小孩儿以后就成了小孩子，完全不像大人。”

母亲不作声，转头问王妈，为什么不把老爷的漱口水拿来，不扭手巾

给老爷擦脸。妈子听到了，才记起忘了告诉老爷今天有红烧鱼头上桌，把话说了还不曾走去拧手巾，因为照例说到鱼头，父亲就有话说，那父亲就说：“王妈，你烧鱼头总是太甜。”

那妈子，乖巧地答：“因为您爱甜。”

“我只喜欢淡。”母亲说了不自然的笑。

“有些人喜欢用醋，我顶恨醋。”父亲就表明身份似的说着对于鱼头的意见。

听到这话的母亲，背了身轻轻地咬牙齿。

那父亲又问：

“今天有信来没有？”

“就只娘有一封信。”

妈子把手巾拧了给主人抹脸，母亲有意避开这谈话，就不说信，只问妈子菜好了没有。

告她说快了，母亲又问妈子，孩子的衣缝了四天还不拿来是怎什么事。

她接着同孩子亲嘴，同孩子的父亲谈公司里姓王的同事结婚送礼，又谈天气热买冰，说孩子的身体重量。

她提出许多不必提的问题来同父亲讨论，尤其是关于孩子。

她比平时更母性了一点儿，这是父亲觉到的。

看到这情形的父亲，心中想，这真是一个模范母亲。

这母亲到无话可说，且看到父亲教给孩子喊爸爸，忽然感到一点儿慌张，就走到厨房去炒菜去了。不久把菜拿上桌子，又问父亲是失败了还是成功。

她的一切行为全为解释在公园中时心情的反照。

为了想忘记一些事，她才高高兴兴来做一些事。

他们于是吃饭了。

父亲喝酒。喝酒不是习惯，兴致特别好时才喝点儿。他一面看到孩子，一面看到孩子的母亲，不能不为庆祝一家人康健尽杯了。

母亲是知道这喝酒意义的，她笑。

掩饰心中由自己所刻画的残酷记号，没有比笑更为自然了。

两人在吃饭时谈的是外祖母，又谈到外祖母的信。孩子的父亲问信上说些什么，母亲才记起这信已被自己绞成一卷放到孩子的卧车里皮垫下，就叫王妈去看，是不是在那里。王妈把信取来了，孩子的父亲对这纸折皱的信毫不有所奇异，俨然这是应当像这样子的。在饭桌前把信看过，仍然吃饭。

母亲在父亲看信时节心中自然有一种小小波浪。她虽然明知道信上凡是使自己心跳的话未必使父亲也同样心跳，她直到父亲把信看完才把含在口中的饭咽下。父亲每一提到孩子，母亲就如中风，心身微微发抖。她虽能永远是用那使人看不分明意义所在的微笑来掩饰自己；她对于这父亲，坦白的几乎可以称为呆子的态度，是抱了一种说不分明的怜悯心情的。她的口时时微动，似乎只差一点儿就要大声地喊这孩子父亲叫作呆东西。但呆东西那种对孩子的希望却并不下于外祖母，因此她的自白的机会，就永不会在什么时候得到了。

把饭吃过不久，父亲仍然挟了他的大皮包到公司办公去了，家中就剩下孩子同孩子母亲。

做母亲的因为不许自己想起那些不是聪明人做的事，她把小孩子放到身边，自己看书。她往日也这样把日子消磨的，只是往日没有像今天那样勉强。在丈夫面前，她还可以像一个孩子，就因为丈夫把她当孩子。但是只她一人在自己孩子面前，她是一个完全的母亲。一个母亲对于孩子同孩子的父亲，当是整个儿的爱，没有别的成分搀入，才能使这母亲完成母性的伟大。如今的孩子，仔细地分析，一个负疚的赘疣罢了。

她一面看书，一面想起在三千里外为这外孙光荣未来作估计的外祖母，就低低的叹了口气。

她从所看到的一本《女人之忏悔》上摘出许多仿佛为自己而说的话。

这是罪孽么？隐瞒下去，一直到死。正因为孩子，许多人才感到月的全圆。正因为孩子，家庭才完全无缺。这秘密的深伏，正如人类整个生命秘密的深伏，爱情所透过的应比日光还深……想着，还是叹气。

她觉得人是太懦的人。

她的叹息同她的笑，包含的是一样成分。

### 三

到晚上，从信托公司回到家来的孩子父亲，特为母亲买了十个泥佛，作一包，拿回来时没有把包皮取去，就要母亲猜。

她猜了十样物件，完全不对。

到后内容发现了，比外祖母给孩子的还精巧玲珑。

她吃惊地望着孩子的父亲。

这父亲，真像是为孩子的缘故把这东西买来给母亲，以为得到这泥佛的她当无量欢喜了。

他说：

“我看你像孩子，我就买这个来给你玩。”

做母亲的笑。他又说：

“这是纪念母亲对于孩子的周年。”

她脸上忽失了色。他还不觉到，又说：

“这是纪念我们的爱情。”

她稍过了一阵，伏到床上睡了。

时间还早，他怕是因为孩子苦了她，不让她这时就睡，邀她去公园玩，不带孩子，说是有话要同她说。她想了一会儿，摇头，说懒。

她不去，叹叹气，但是站起了身。

“不爽快，为什么事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

“我们去玩玩，会好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

“我有话要到那里说。”

“当真吗？”

“我并不说过谎。”

她凝眸望到这可怜的父亲，望了一会儿，眼睛有了潮湿，赶忙借故走到后面房间去看孩子。

他们不久就到了公园。

“夜里的公园，是年轻情人的地方，我们好像已不合适了。”

他这样当笑话说着，挽了默默无言的她从一条夹竹桃编成的窄路上走到水池边。树下的人影重叠，似乎正在那里享受这美景良宵。池旁四围也有不少的人，各人像都在咬耳朵说着那使听者一方面心跳的话。间或一尾塘鱼泼刺在水面一响，大家又才把精神转移到水面来。

“这里仍然无聊，走别处去。”

女人不置可否，随了他走上一个假山。到了山上，看满园的灯，在树梢，本来非常有趣，他就站到那里各处望。她也各处望，心却不在灯。

“素，你为甚不愉快？”

“……”她摇头。

“是不是病了？”

“……”她摇头。

“白天我看你极高兴，到晚上为什么就这样子？”

“……”仍然是摇头。

她没有想到这时的难受。她简直想逃走了。

但是他，虽然看得出她的不愉快，可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好丈夫绝不至于想到提起孩子就使她心上起一种骚扰。

他想变更一个方法，提起他们共同所有的孩子，谁知刚刚说出孩子两字，她仿佛触了电，一直冲下假山去了。

到山脚下，他把她追上了，他拦住了她。他的态度是沉重的，他的言语同态度一样。他说：“为什么？什么事把我们的生活扰乱到这样了？我做错了什么事，你听别人说到什么？我欺骗了你吗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你只是不，要我怎么办？”

“要你吗？”她想着，把话凝任她故意作笑样子。

他迫她说明白。他说无论怎么都行，只要说明白。

她还是没有说明白了什么，她只告他完全是因为自己，若是他能离开她，或者让她独自回家，不要用温柔来虐待她，她到明天就把一切不快消

失了。

这话听来自然免不了使他稍稍生气。但他到后仍然照她办，让她回去，答应他一个人去看电影，看完电影就不回家，到同事的家去住一晚。

他们走出公园，他预备送她回家她也不要。

“你去吧，我自己回去。你明白我的脾气，必定能够原谅我。”

说是原谅，那也只不过是无办法那种情形，待到目送任性的妻走去，他感觉到一种凄凉，叫街车到××电影场去了。

她回到家中就躺到床上去哭。

她哭的时间很久。她不需要什么，只肆无忌惮的流泪。直到小孩子在后房啼哭了，她才去看视小孩儿。

她笑，叹气，流泪，都不是另外人能知道的。

第二天，一夜不安宁的父亲，七点钟即回到家来，孩子正在母亲怀中吃奶。

孩子喊爸爸，爸爸看到母亲脸上有笑容，也笑了。

## 第二章

十八年以前，这母亲还只有八岁。在生长的×县，过的是平常中户人家儿女的生活。家中有爸妈，一个外祖母，一个未出嫁的姑母，两个弟妹，还有一个女佣人。

冬天，陪外祖母在火炉边烤火，得便又同弟妹悄悄地走到后院雪地去印罗汉。或者敲下缸中的冰，用草管吹一眼，将绳子穿过，提起当锣。或者在灶肚热灰中烧红薯，烧板栗。在这些日子中正事是纺车，把成条棉花纺细纱，一切学照大人做。春天来了，照本地人春天的娱乐，消磨了一个春天。夏天秋天全如此过去。她已经是八岁了。那时家中叫她大妹，因为在孩子中年纪顶大。这大妹那时知道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迎冬，过年，

端午节，吃新，中秋节，重阳节，冬至节，腊八佛生日。各样佳节循序而来，每遇到这种日子，家里就做各样好东西吃，孩子们年纪就再长，对于这些事看来是顶容易记到也当然了。

她孩子时代过得并不很坏。

那年六月，本地天干无雨，田禾干成枯草。照中国内地半开化民族习惯，落雨的权柄操在天上玉皇与河中龙王手中。

天上玉皇可以随意颁雨，河中龙王也能兴云作雨。不知何年何月，地方上居然有聪明人想得到这样好计策，有方法使玉皇落雨了。这方法又分软求与反激两种：软求为设坛打醮，全城封屠，善男信女派代表磕头，坛外摆斋素筵席七天，给众首事僧道吃，贴黄榜，升桅，燃天蜡，施食，以至于在行香时各家把所有宝物用托盘托出，满城走，像开展览会（行香中少不了观音一座），据说因此一来本地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。求雨的反激办法可就简便洒脱多了，只要十个本地顽皮的孩子同一只狗，一张凳，一副破烂锣鼓就行。他们把狗用草绳绑到椅上，把狗头上戴一杨柳圈，两三人抬着这体面的首领满街走，后面跟随了喧天的锣鼓。孩子们全是赤膊，到各家门前讨雨，每家都把满瓢满桶的水往这一群孩子同高据首席的公狗浇去。天上玉皇见了这情形，似乎以为地下有革命行为，想推翻玉皇，有大阴谋在，所以就动怒落雨了。

至于使龙王落雨呢？办法不同了。这仍然是孩子们的事，因为本地方大人只知道磕头、吃斋、赚钱三件事。孩子们用草扎龙，或者五节，或者三节七节，大小看能力所在。把草龙扎成，仍然是用敲锣打鼓，先到河中请水，请了水，就到各家去讨雨。一面因为天热，这些平时成天泡到河中消遣的顽童，对于水的淋头淋身，也具有有一种比打醮首事人还诚心的需求，所以各个人家都不能吝惜缸中的清水。他们有时还把龙舞到郊外四乡去，因为乡下人礼节除了款待他们的清水外还预备得有点心吃，所以草龙下乡成为一种必需的事。

六月无雨。五月已打过了清醮，檀香降香据说用了不少，当地还是每天赤日当空，毫无雨意。打过醮，当磕头的磕头，当吃斋的吃斋，还有那当赚钱的也并不放过好机会赚了一些钱，到后来还不落雨，当地官绅学各



界便毫无办法了。孩子们明白了地方上有身份的人责任已尽，轮到他们头上来了，就出现了不少草龙。在白日汤汤的大街小弄上，各处皆不缺少热闹欢喜的声音。孩子们勇敢不凡，各具赴汤蹈火的气概，成天在街上来去。

街上各处全湿了。洒过水后的街，为天空太阳所晒，石板上发烟，行人皆俨然有行雨初过的感觉。

属于南门城沿一街的草龙一条，各处走，到后到了本文那大妹的家中院子里停住了，孩子们同声嘶嚷，请赏雨。皮面为水所湿的鼓作声蓬蓬，孩子们无水不能出门。

孩子们全出来看。

“龙来了，要水。”

大妹同一个幼弟就重复跑进屋。

“龙来了，要水！”

“水来了！”

果然来了，女佣人提了水桶从厨房走来，大妹拿葫芦做成的小瓢，舀桶中的水，向院中龙身浇去。

“这是不行的，要大雨。”

“你们转，我浇一天。”

“要大雨，龙口干，这样不行！”

大妹稍稍生了气，喊张嫂，拿大瓢出来。张嫂用大瓢浇，大妹还是用小瓢。

浇了一桶不够，还要第二桶。

到后又是第三桶。

到后舞龙头的人，看出用小瓢浇水的是上月装观音的人了，这发现，使他惊讶。

“这是观音，这是观音，你们看！”

大家都认出大妹是观音了。大妹害了羞，把瓢摔到地下跑了。孩子们撒起赖来，非观音再浇水一桶不行。站到石凳上口含京八寸烟管的是大妹父亲，先是不作声，看，这时他见到这些孩子们太放肆了，就走到水桶边来把水桶提起，把半桶水倾到做龙头的那孩子头上去。